



海天译丛

Olivier Guez

[法] 奥利维耶·盖 / 著

邓颖平 / 译

LA DISPARITION DE JOSEF MENGELE

魔鬼医生 的消失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LA DISPARITION
DE JOSEF
MENGELE

魔鬼医生 的消失

Olivier Guez

[法] 奥利维耶·盖 / 著
邓颖平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鬼医生的消失 / (法) 奥利维耶·盖著 ; 邓颖平译.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8.7
(海天译丛)
ISBN 978-7-5507-2437-2

I. ①魔… II. ①奥… ②邓…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0468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8-008号

LA DISPARITION DE JOSEF MENGELE
by Olivier Guez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2017.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

魔鬼医生的消失

MOGUI YISHENG DE XIAOSHI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责任校对 万妮霞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 (邮购) 83460397 (批发)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33133493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20千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
定 价 4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纪念阿达和朱迪塔·斯皮齐基诺，格拉齐亚·迪赛尼
和罗萨纳·卡洛。^①

① 格拉齐亚·迪赛尼是阿达和朱迪塔的母亲，罗萨纳·卡洛是阿达的女儿。1943年10月16日，她们在罗马的家中被逮捕后被立刻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四人先后遇害。她们被带走时的住所位于罗马市中心地区的芮吉妮娜路。这条街道的地面上有四块铜牌，记录着这四位女性的生卒时间。

你给一个普通人制造这么多痛苦，
还大声嘲笑正在受苦的他，
别以为你可以全身而退，
诗人记得你的所作所为。

——切斯瓦夫·米沃什^①

①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美籍波兰作家，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被禁锢的头脑》《伊斯河谷》《个人的义务》等。

目 录

第一部分 船长.....	1
第二部分 老鼠.....	101
尾 声 幽灵.....	203
跋.....	215
译后记.....	217
参考书目.....	221

第一部分
船长

1

北境之王号驶入浑浊的内河，像剪刀把河面裁成两片。一些乘客早就聚集在甲板上，他们从黎明时分就开始张望。现在，纵然隔着薄雾，他们也能看到港口的吊车还有集装箱的红色轮廓。德国乘客哼起军歌，意大利人在胸口画着十字，犹太人在祷告，情侣在蒙蒙细雨中依偎在一起。经过三周的航行，北境之王号抵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形单影只的赫尔穆特·格雷戈尔倚靠着围栏，陷入沉思。

他本想着秘密警察会开着小船来接他，这样他就不用跟海关人员纠缠。在热那亚上船的时候，格雷戈尔恳求库尔特帮他办妥这件事。他告诉库尔特自己是科学家，一流的遗传学家，愿意为这个花点钱。（格雷戈尔相当有钱。）蛇头面带微笑，没有直接拒绝，解释说，通常只有旧政府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党卫军上尉这一级的人很少能获得这种优待。不过他会发封电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让格雷戈尔放心。

库尔特收了格雷戈尔的马克，警察的小船却始终没有出现。格雷戈尔和其他人一样，在阿根廷海关入境大厅里等着，双手一直紧握着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他打量着身边这些从欧洲逃亡过来的陌生人，有的衣着光鲜，有的衣衫不整。整个旅程中，格雷戈尔一直和他们保持距离，他宁愿待在包间里看海、看星星，读德国的诗文。他回顾了最近四年的生活：1945年1月匆匆离开波兰，为了躲避苏联红军，他乔装成德意志国防军。这个身份使他成了美军战俘，不过名为弗里茨·乌尔曼的伪造身份证件让他在几周后获释。后来他藏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农场，这个鲜花盛开的农场离家乡金茨堡不远，他用弗里茨·霍尔曼的名字生活了三年，每天割草、挑土豆。之后，他趁着复活节假期从农场逃走。两个月前，他通过走私商贩常走的森林小路翻过多洛米蒂山，来到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在那儿他化名为赫尔穆特·格雷戈尔，最后逃到热那亚，法外之徒库尔特帮他搞定了意大利和阿根廷的手续。

2

逃犯向海关人员出示了国际红十字会出具的旅行材料、准许上岸的通知单和入境签证。这些证件上的信息



门格勒的假证件

显示持证人赫尔穆特·格雷戈尔，身高1米74，棕绿色眼睛，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南蒂罗尔的泰尔梅诺镇，是拥有意大利国籍的德国公民，天主教徒，职业是机械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址是佛罗里达街区阿雷纳莱斯大街2460号，杰拉德·马勒布朗克代收。

海关人员开始翻检他的行李。大行李箱里整齐叠放着衣物、书籍、歌剧唱片，还有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女人面容姣好、一头金发。不过他们随即对手提箱里的东西皱起了眉：皮下注射器、笔记本、解剖图、血液样本、组织切片。一个机械师带着这些东西，有点可疑。于是他们叫来了港口医生。

格雷戈尔打起了哆嗦。手提箱里是他毕生的心血、多年研究的成果。从挚爱之地波兰匆匆撤离的时候，他近

乎疯狂地带上了这个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手提箱。要是苏联人发现他带着这个手提箱，很可能不加审判就把他处决了。1945年春，德军全面败退，在向西逃亡时，他把手提箱交给一名可靠的护士。从美军战俘营获释后，他在三个星期内辗转多地来到苏联控制的地区，找到那名护士，取回手提箱。之后，他把手提箱交给儿时的好友汉斯·泽德尔迈尔，这位好友也深得他的实业家父亲的信任。格雷戈尔藏在巴伐利亚农场的时候，泽德尔迈尔常常去农场附近的森林和他见面。格雷戈尔坚持要带着这个手提箱离开欧洲，泽德尔迈尔只好在他动身去意大利的时候把手提箱交还给他，顺便给了他一个装满钞票的大信封。这蠢货的脏手怕是要把我的心血给毁了，格雷戈尔在心中暗骂，港口医生翻看着样本还有用哥特字体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他什么也看不懂，于是用西班牙语和德语问了格雷戈尔几个问题。机械师解释说，生物是他的业余爱好。两人对视了一下，港口医生想去吃午饭了，于是向海关人员做了个放行的手势。

1949年6月22日，赫尔穆特·格雷戈尔入境庇护国阿根廷。

3

库尔特在热那亚曾向他保证，一位德国医生会去港口接他，并把他送到马勒布朗克家。然而这又是蛇头给他开的空头支票。

格雷戈尔在雨中来回踱步，接他的人也许在路上堵车了。他盯着码头那边看，船坞工人跑来跑去，团聚的家人笑着离开，卸货区堆放着成捆的皮草和羊毛。德国医生始终没有出现。格雷戈尔看了一眼手表，一艘冷藏货船拉响了汽笛，格雷戈尔开始有点担心，犹豫要不要直接去马勒布朗克家，不过他还是决定继续等，这样稳妥些。很快，他成了码头上北境之王号的最后一批乘客。

两个卡拉布里亚人招呼他一起打车，这两人像骡子一样，驮着沉甸甸的行李。格雷戈尔猛然发现在南美的第一天，自己竟然与下等人为伍，不过他不想一个人待着，再说他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4

在巴勒莫酒店，格雷戈尔和同伴住进了一间没有独立卫浴的客房。他们嘲笑格雷戈尔作为南蒂罗尔人，却不会说一句意大利语。对于自己的选择，格雷戈尔有点后悔，不过他决定克制。吃过同伴给的几片蒜味香肠，他倒头睡下。箱子被牢牢卡在墙和身体之间，以免那两人动歹念。

第二天一早他就忙碌起来。马勒布朗克家的电话总是没人接，于是他跳上计程车，先去火车站寄存小手提箱，然后在佛罗里达街区的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下了车。他按响了一栋新殖民风格的别墅的门铃。一小时后，他回到这里，又按了按门铃，还是没人来开门。他找到一家咖啡店，作为临时的栖身之所，从那里打了三次电话到马勒布朗克家，始终无人应答。

离开热那亚前，库尔特告诉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个联络人——德国商人弗里德里希·施罗特曼，他经营的纺织厂生意很好。1947年，施罗特曼资助了一些空军飞行员和机师通过斯堪的纳维亚秘密出逃。库尔特告诉格雷戈尔：“这个人很有权势，他能帮你找份工作，结交新朋友。”

格雷戈尔直接去纺织厂找施罗特曼，不巧的是他这周休假。鉴于格雷戈尔坚持要见他，女秘书把他带到人力主管那儿。那个德国阿根廷混血儿，穿衣风格混乱，他的做派立刻引起了格雷戈尔的不满。格雷戈尔是当经理的料儿，这个头发油亮的年轻人却建议他干“非常体面的”体力活——刷羊毛，刷每天从巴塔哥尼亚运来的羊毛。刚入行的人都是从这个工种开始干的。格雷戈尔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气得差点要跳上去掐住这个狗东西的脖子。他可是大户人家的孩子，人类学和医学双料博士，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和印第安人、外国侨民一起，在散发着刺鼻化学药水味儿的车间里刷羊毛，每天工作10个小时？格雷戈尔摔门而去。他发誓，回欧洲以后要扒了库尔特的皮。

5

格雷戈尔边喝橙汁边分析自己的处境。找份工作，每天学100个西班牙语单词，联系马勒布朗克，纳粹反间谍组织“阿勃维尔”^①在玻利维亚的前特工，继续忍受那两

① 1920年到1945年德国的情报机构。德语为Abwehr，“防御”的意思。本来是一战后德国向协约国投降的产物，即其存在只是为了防御而已。

个卡拉布里亚人，虽然他住得起更舒适一些的酒店。格雷戈尔完全听不懂他们说的南方方言，只知道这两人是法西斯老兵，参加过进攻埃塞俄比亚的战役。战士不会背叛别人，但是最好还是保持低调，留着那些珍贵的外汇，未来尚不确定。格雷戈尔从来就不是个轻率的人。

格雷戈尔摊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图，他要尽快熟悉这里的地名，阿韦亚内达，博卡港，蒙色纳特区，国会……不久前他能让一个国家陷入恐慌，现在，面对地图上的小格子，他觉得自己渺小得像只跳蚤。格雷戈尔的思绪飘到另一种棋盘格结构上，那里有木板房、毒气室、焚尸炉、铁路。在那里，他以种族工程师的身份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是一片被哨所和铁丝网严密保护的禁区，空气中弥漫着尸体和头发烧焦的酸腐味。他骑着自行车、摩托车或者开车在面目模糊的人群中穿梭。笔挺的军装制服、皮靴、手套、微微倾斜的军帽，他是一个外表潇洒、不知疲倦的杀人狂。没有人可以跟他对视、说话，就连纳粹同僚都怕他。站在斜坡上挑选犹太人时，很多纳粹士兵会陷入迷糊，他却十分清醒，还面带微笑，吹着口哨，旋律是歌剧《托斯卡》里的选段。绝不能被人类的情感左右，怜悯就是软弱，于是他挥一挥手杖就决定了受害者的命运：往左是去毒气室，立刻去死；往右就是死缓，他们将被送去做苦力或者他的实验室。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实验室，他每天从源源不断运来的犹太人中寻找“合

适的人体材料”（侏儒、巨人、残疾人、双胞胎）。这里有一群供他实验的幼童，他们被注射各种试剂，然后测量、放血、切割、杀害、解剖……只为探究双胞胎妊娠的秘密，制造超人，增强德国人的生育能力，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某天以足够多的北欧人种赶走盘踞在东边的斯拉夫人。他是纯正血统的守护者，是创造新人类的魔法师。然而战争结束后，闪光的学历、帝国的认可都成了人生污点，随时可以把他绊倒。

用血统占领土地，这是他的野心，也是他的最高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①描绘的远景。

奥斯威辛，1943年5月到1945年1月。

格雷戈尔就是“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医生。

6

薄雾和暴雨是南半球冬季的特色，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入流感季。格雷戈尔躺在床上，意志消沉，他也感冒了。

他盯着从通风管里钻出来的一只蟑螂。虽然盖着被

① 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历任纳粹党卫队队长、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脑、内政部部长等要职，是纳粹德国时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对犹太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子，他还是冷得瑟瑟发抖。上次病倒还是在1944年秋天，当时，苏联红军占领了中欧，他知道帝国败局已定，常常夜不能寐，精神极度衰弱，是妻子依琳让他恢复了健康。那年夏天，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的照片，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探望他。那几个星期，两人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虽然他要承担繁重的任务，44万匈牙利犹太人运到了奥斯威辛，但他们还是共度了第二个蜜月。这边毒气室开足马力运行，那边依琳和约瑟夫在索拉河畅游；这边无数男人、女人甚至儿童被扔进焚尸炉，那边依琳和约瑟夫在草地上捡蓝莓做果酱；这边焚尸炉内烈火熊熊，那边依琳和约瑟夫激情缠绵。不到两个月的时间，32万匈牙利犹太人命殒奥斯威辛。

初秋时分，约瑟夫濒于崩溃，依琳一直陪在他身边。两人搬进了一栋新建的木屋，里面装配了浴缸和厨房，还有一些门徒为他们服务。

格雷戈尔看着床头柜上依琳的照片，那是1936年他们在莱比锡相识时拍的。当时他在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在佛罗伦萨学艺术史的依琳恰巧路过此地。两人一见钟情。19岁的依琳一头金发，身材窈窕，举止就像克拉纳赫画中的维纳斯一般优雅。这就是他的理想伴侣。

格雷戈尔咳了几声，回想起和依琳在一起的场景。夏天，她穿着裙子，挽着他的手臂，在慕尼黑的英国公园散步；战争前夕，他们举行婚礼那天，他开着欧宝跑车飞驰